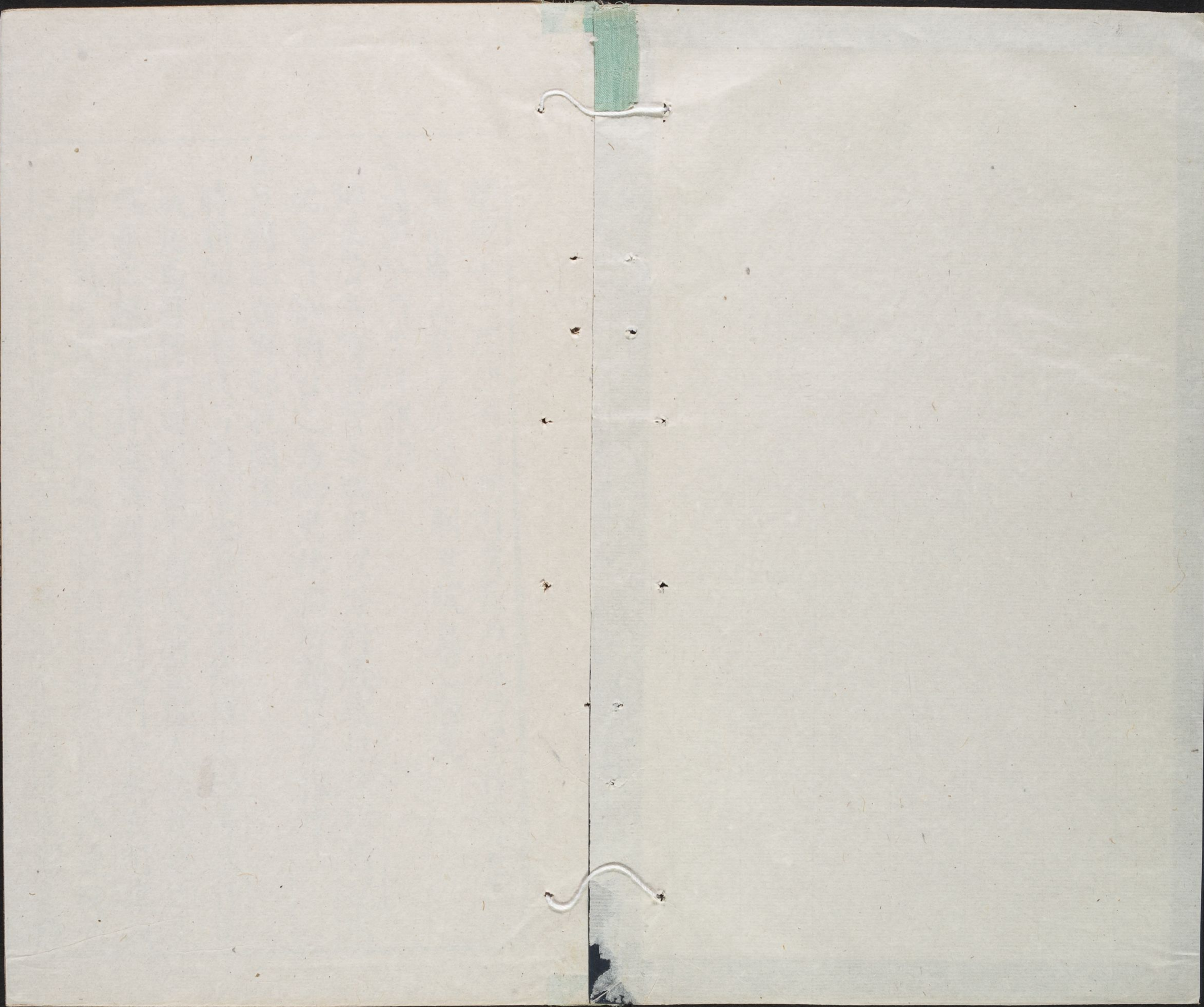


T 4686/489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躓晚年一疏理確詞贍有賈長沙風乃

不得保首領刑

望前席哉君子於是思剗刃賊蒿之腹矣

詔逮繫祭酒沈坤訊治坤家居為倭寇督率鄰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眾有犯令者輒撈笞之為御史林潤所劾竟死獄中

五月刑部尚書鄭曉閑住

時刑部以通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蕭文學等狀行在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人該巡按御史鄭存仁牌禁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明會典大明律問刑條例題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照舊規於通政司投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不許故違成憲恣肆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八
抗阻奉旨着照律例行。鄭存仁回京亦疏論曉欺罔奉旨。這所奏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來說。曉又上疏辨非欺罔。旨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辨瀆。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

六月賊掠安溪諸鄉叛民及汀漳永定山賊皆反。○陞四川巡撫都御史黃光昇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辛酉四十年萬壽宮災。御劄內閣徐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

上以初年聖躬清羸調攝雖復猶疾。疾時作。因爲祈天永命計。且冀歛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

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台入直護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脩玄不宜近宮闈。乃御劄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上以保養聖躬精意玄事。嘗建清虛等殿。又茲重建萬壽齋宮。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新改用。原無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歇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雇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飢。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印代典貝 卷二十八
夏六月改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黃光昇爲工部右侍郎提督大石窩。○秋七月南京戶部尚書劉采致仕以工部右侍郎黃光昇爲南京戶部尚書。

自南京軍變後戶部會派南糧九十一萬七千石零。每歲南京錦衣等五十二衛所官軍人等及南京兵部月送添收軍妻糧母糧復役補役月糧并各衛所官優給優俸等糧及各衛馬快船行月糧三十六倉軍斗糧與兌給運軍行糧新江口把截軍兵口糧近該南京兵部題戶部議覆題准振武等營家兵一千餘名每名月米二石於南京戶部支給大約每月實該支糧九萬五千餘石通計一年除兩箇月折支糧銀外餘十箇月實該

支米九十五萬餘石。是據會派九十一萬七千之數已不敷一歲九十五萬之用矣。而况各省連年地方水澇爲災兵戈爲患拖負數多。如三十八年拖負米一十三萬有零。三十九年拖負米六十四萬九千有零。至於大江風波無常漂流歲所必有。就使會派復還一百二十八萬四千之額尤慮徵運難足接濟有誤。若但限以九十幾萬幾千之數一石坐爲一石支用則其徵運之愈有虧接濟之必有誤於勢甚易見也。該尚書黃光昇具奏戶部覆議續派糧一十二萬石共歲派糧一百萬石零。僅足歲支矣。

壬戌四十一年春逮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獄。謫戍廣東

雷州衛內閣嚴嵩致仕

先是有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於扶鸞之術上聞召試之事多竒中因授以太常博士職銜每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荅是時天下民窮財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告荅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子世蕃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荅曰否最後以嚴嵩問荅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即焚燒非我所知荅諭由神非我所能預也况神誠一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荅阿私爲庇之理

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宮人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暗傳箕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鄆懋卿爲刑部左侍郎萬案爲大理寺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扳扯內閣徐階乃召他司腹心負外方來崇取問之時闕左右人進道行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辯本說是徐階在直窺知箕言透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與汝無干汝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終竟不荅一言姑且遣出道行遂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預箕仙糾

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這等無天理。一時司門外圍看之人。咸聞之不平。鄔懋卿萬家。乃謀囑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送刑部擬罪。僅發世蕃雷州衛充軍去訖。藍道行坐以造妖言者律。擬斬繫獄。

袁煒入內閣辦事。○二月倭賊陷福建永寧衛城。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房屋幾盡。○福建叛民江一峯等。盡發泉州諸山民塚。○福建守備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進討倭奴叛民。大破走之。生擒江一峯等伏誅。泉地始寧。○冬十一月改刑部尚書張永明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為

部尚書

之
癸亥四十二年春倭奴圍福建興化府城。至于十一月陷

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

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燬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旣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

十二月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力屈死之。○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擣賊于平海衛。盡殪之。○倭賊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

甲子四十三年冬虜寇薊州。還陷密雲。三河順義。至于

家灣京師震動

朵顏三衛素與虜通。朵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令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爲質當。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未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倉皇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

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逮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叅將楊瀛論死。

刑科都給事中趙格論劾楊選等失機罪狀。上怒遂逮。至京下刑部問選紳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瀛不行固守而輒棄去皆斬罪。上令緝事者再訪失事緣由。因知選輪繫通罕父子以致挾恨勾虜情跡着錦衣再問該鎮撫司審取供由以通罕勾虜入寇由選致恨而然卽選自勾虜也。遂以逆情上請下刑部改擬。上諭內閣徐階曰這逆囚着法司從重擬罪。黃光昇他肯改擬他們但知徇私回護不畏祖宗法度。太祖

成祖時誰敢如此。階傳示到部該尚書黃光昇叅看得楊選輪監通罕父子欲其保虜不犯邊耳似無謀反謀叛爲逆情由但通罕姦酋素與虜通楊選質繫其父子於內地以致懷恨勾虜入寇合改擬接引姦細斬罪。上請時值大風異常內占曰兵火之兆。上令都察院行五城御史慎火遂將楊選論決西市。御批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照庚戌兵書丁汝夔例也。楊瀛後二年而決。徐紳嘗請總督守墻子嶺不聽。又自領兵赴墻子嶺爲總督却回情有可原該刑部上請釋出削籍。

兵科都給事中丘橈廷杖削籍

橈條上蘇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糾論兵機爲職楊

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着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乙丑四十四年春逮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籍沒其家。

先是御史鄒應龍論劾嚴世蕃貪狀。并其牙爪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文潯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羅龍文時常私至雷州。與世蕃計議。脫伍。世蕃素享富貴。不堪雷州邊海煙瘴。因之怨恨朝廷。每與龍文妄肆咒詈。既而相與棄伍逃回。世蕃時慮逃軍事發。家居不安。又與彭孔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嚴嵩頗聞世蕃

等謀。諭令休生他心。待爲陳乞。遂具本乞將世蕃等寬宥。或量改附近衛所侍養。奏入。上曰：嚴嵩已有孫。鴻侍看。此恩待了。世蕃怨恨益深。因之狂悖。時肆言語。侮嫚無忌。乃托以爲子。造屋招集四方亡命之徒。至四千餘人。報讎殺人。流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衆往合。世蕃爲巡江御史。張士佩訪知行令地方有司捕解。不獲。至御史林潤接管巡江。催令徽州府張同知嚴緝。風聞在世蕃家窩住。而袁州府署印郭推官亦聞世蕃所聚羣徒爲害。慮恐變生不測。城池倉庫或有踈虞。隨申合于上司。亟行趕逐解散。世蕃負固不服。御史林潤遂以逃軍怨望朝廷。黨衆肆害。漸成大亂。乞昭國法。以絕禍根。

上奏上曰這逆犯着林潤拿送來京問潤奉旨先獲羅龍文繼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藩典樸賂金十餘萬兩計殺倒賊樂工三十餘人及高藏強盜陰養刺客諸不法狀奏聞俱下刑部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依法從公究問來說該尚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希孝參看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廷法度自其括賄於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參遊歲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剋於軍士而邊計因以久壞自其網利於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歲有賀謝免禍之獻皆誅求於軍民而民財日以久竭

狽貧而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納其賂異志如典樸亦黷其貨寧畏知情故縱之律虎據而竊弄威福至擅擬某人選某官價自九百以至二百某人陞某官禮自三千以至一千奚恤專擅選官之條罪積多端惡長不悛乃敢與羅龍文因謫戍而怨恨妄非上而不知罪已肆狂悖以詛詈輒毀君而益著逆節又朋姦於彭孔忍為外國富貴之謀復陰通於牛信敢為賣貨交虜之計一則聚數千於私家而妖術刺客之兼有明犯有將之誅一則聚數百以自衛而江洋寇盜之潛結實藏不軌之旨嚴世蕃羅龍文俱比依罵父者律嚴世蕃仍量追贖銀貳百萬兩羅龍文貳拾萬兩為戶部助邊之用

查得大明律內開。凡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親屬人等。並不得入充內侍。今嚴世蕃犯該悖逆處斬。則其子皆屬逆流。合行吏兵二部。通將嚴世蕃諸男。見在兩京文武職官者。盡行查革。爲民發回原籍。不許在官潛住。爲奸嚴高原係內閣輔臣。未奉明旨。參究理合恭聽聖斷。奏奉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即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爲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遺患。其餘俱依擬行。

內閣袁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董份尋削籍去。

袁煒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袁煒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爲世蕃圖維。上卽令出。着致仕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網利。科臣論罷。

逮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主事。承委管祿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

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
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天
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
極矣。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
天桃天藥。相率表賀。修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香
市瑤。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為之。而諸臣誤順之。無
一人為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然堯舜禹湯。下歷
漢唐。未有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
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上覽之。怒甚。投
於地。已復取再讀之。為感動嘆息。留中數月餘。會

有疾。煩憊遂。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具謗訕供由。奏行法
司。從重擬罪。司郎比擬子罵父律。呈堂。該尚書黃光昇
看得風聞言事。言官論劾。臣工可也。若諫諍主上。惟應
隨時隨事。實陳可否。替其否者。獻其可者而已。若積集
傳聞十數年。影響往事。加以粗狂鄙野。借韻隱戲之詞。
徒欲歷數多過。以張其事。豈諫君之道哉。司馬遷作封
禪書。備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王允深以為病。王
文穆監受實錄。具言真宗崇奉宮廟祥雲芝鶴之詳。遂
為信史之累。况瑞併集舊事。多無稽據。但其詞雖狂妄。
而意原非故為謗訕也。乃叅奏海瑞。本以海外迂儒。原
不知朝廷之事體。兼之舉人內轉。又未識人臣之職守。

取代典具 卷二十八
徒慕史有直諫之臣。而事拾傳聞。語犯狂戇。是豈諫君之體。本喜古有忠臣之名。而棄已官守。越彼言責。亦豈盡忠之道。夫務謗訕者。卽不得有直名。希直名者。必不敢爲謗訕。所據海瑞前疏。賣直沽名。則或有之。若其謗主訕上。則非所敢也。合無查照該司原擬。牢固監候。惟復別有定奪。上亦知其非故謗訕也。部疏仍留中不下。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介。

釋禮科給事中沈束于錦衣衛獄。
先是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持不與。沈束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苦愛士。勇敢禦敵。

有功邊鎮者也。嚴嵩操朝廷大典。爲市貨之資。上疏論劾。嵩反謂束市私。票旨逮束。着法司議叅。該刑部都察院。只議束奏事不實。納贖還職。嵩票廷杖四十。着錦衣衛牢固監着。凡繫衛獄。二十餘年。時束未有子。其妻爲携一妾。至張家灣。則束已就獄矣。妻不辭貧窘艱辛。妾亦誓歿靡他。竭力供餽。嵩旣罷相。妻辯奏夫寃。上批法司知道。該刑部尚書黃光昇議覆。束論劾嵩。嵩今以罪罷。原非無據虛劾。其妻奏詞。情出激切。况監候年久。委應奏請發落。但沈束見監錦衣衛。本部未敢擅議。合無伏候明旨。將束調發本部。查議奏請。或將其奏詞抄發錦衣衛。行令徑自查明。奏請定奪。上以彰聖明保全忠

直之仁。下以伸言官積久沉抑之寃。上英明。不欲恩威下移。御批不准。至是內批沈東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又吏部先選通參。嵩欲以所私聶靜爲之。吏尚李默不用。靜擬以工部員外胡朝臣。上請得旨。嵩銜之。令工科給事中曹禾等。追劾朝臣在工部時。管造盔甲弓箭。不如法。逮送法司問罪。奉旨降誦河東運副去訖。嵩怒未已。復令工科給事中李用敬等。誣劾賊私。再逮送法司。謂其索受局匠銀兩。間擬監守自盜。永遠充軍。監追一十五年。嵩罷歸。朝臣乃辨奏。該刑部尚書黃光昇。查議朝臣。即使實受局匠銀兩。不過官受財耳。原非監守自盜也。况實不曾受財。先已奉旨調外任矣。嵩欲終洩其忿。

法司曲承其意。委爲寃枉。奏奉聖旨。釋其永戍。削籍去訖。

丙寅四十五年内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書高拱。入内閣辦事。○冬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脩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脩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儆於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訖。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脩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歛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卽

取什典貝 卷二十八
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洒然。天縱然也。自王大臣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內侍奉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祈日舉。土木歲興。郊

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畱改轍。而遽嬰疾。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 仁孝天

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卽皇帝位。勉脩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饌。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爲重。不可擅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祔塋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卽先釋放。復職

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詔下。文武羣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追思四十五年。恩澤浸漬。中外肅清。有不哀痛慘怛者。無人心者也。

皇子裕王卽皇帝位。○遠方士王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今上登極。詔曰。惟我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超越千古。暨我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之勲。增光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永賴。遽爾上賓。特屢憑

几之言。屬以神器之重。朕兢兢在疚。本不忍聞。而文武羣臣。下及耆老。單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遵遺詔。以是月二十六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俛焉自省。豈所能勝。然而先志不可不成。聖訓不敢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衍舊恩。適新弘化。○詔開方士人等。遵奉遺詔。查照情罪。各正刑章。王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時承行郎中。問擬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人罪。斬。該刑部尚書黃光昇。况看得太醫院官。乃是庸醫。此等方外之士。非醫者也。况

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字擬之。古者方士誣稱採藥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豈但採藥求仙。誣罔無實者。比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但坐以尋常斬罪。何以上慰。今上痛傷皇考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讐之忿哉。考之春秋。許買但不嘗藥。猶書弑君。則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弑君可乎。弑君無律。殺父有條。乃比子殺父律。坐以極刑。上請尋奉欽依監候處決。

十二月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

高、黃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周希旦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官。以次推用。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居正。入閣參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上嘉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決庶政。從之。○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為一等。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凡

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廕。若楊最。王思。薛宇。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鉉。曾翀。葉經。周天佑。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等。二十八人。上從之。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有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事世宗皇帝。修玄拜醮等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爲歛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維時聖明處分已正。階以大臣被論。自當引咎求退。明旨既定。則階亦當復出任事矣。乃吏部尚書楊博復疏劾齊。保留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至以接受商賄劾

齊。則諫官而有賍議。卽不容不下法司。訐問虛實矣。然朝廷遂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賄銀千餘。引例謫戍。監候追賍發遣。論者謂徐階當國之時。輔佐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婪弊。遏絕中外奔競穢習。仕路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深原其在直委曲之誠。無庸過論可也。然其贊玄拜醮。雖與王旦受金珠僞天書之事。迥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自引咎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據賄賍。輒擬謫戍處之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阻言路。部院諸公。乃疊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諂報

復之跡。則夫朝廷朋黨之疑。亦理勢所必然也。竊嘗思之。請䟽無益於階。反使朝廷失一賢相。惜哉。惜哉。監察御史詹仰庇論中官廷杖削籍。

庇由廣東番禺知縣。召試雲南道監察御史。先題爲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聖德。以紓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苟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

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賄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勅下戶部。買辦玕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聖德。謂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命。廣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內閣缺玕珠。着戶部買此來。你如何這說。姑不究。夫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瀆天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旣往。言復不聽。臣亦當將順君德。又何事於言哉。臣竊謂臺諫未有論議之

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究。臣恐陛下玩好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羣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

痛加脩省。以荅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倣畏。復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佑。轉災爲祥。不可得矣。伏望陛下以湯武爲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免之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或有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脩。悞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荅。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不勝惓惓。罔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乞嚴究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

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爲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幸。中官斂迹。臣固以知陛下不肯爲此也。兩廣弗寧。邊關報警。災異疊見。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爲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讒巧奸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爲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假此以爲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宮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

延殿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負盡行查究。而一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爲無補。聖身不爲無益也。且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爲微事。煙火之舉爲細故。不足以爲聖明之累者。是欺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門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銀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爲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爲天下先。而京師顧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勅下。嚴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披瀝忠悃。乞加慰問。中宮以全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國厚恩。媿無補報。前以二疏。干冒天威。自分貶斥。幸而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骨碎身。未足置報。竊謂臣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或者又以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皆爲無益。臣謂此

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聖聽。竊舉事之最大。有關聖德者。爲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立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皇后殿下。先帝所錫以配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聖心。向已多年。去歲聖駕謁陵。皇后隨行。朝野懽慶。羣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諸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后世之譏。何其

如爲聖德之累何。伏望陛下遵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直侍曉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皇后抑鬱之氣以紓。而睿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有餘辜也。用是傾瀝心血。冒犯天威。伏望俯賜鑒納。臣死亦瞑目甘心矣。等因奉聖旨。后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有疾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免究。○又題爲財用十分缺乏。乞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爲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

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曷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口竭在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羣工。各陳所見。以爲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於奉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於所見。有裨財用者。爲皇上陳之。臣於本年四月內。查得內官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關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后。隨據本官將本監各庫行廠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聞隨據內官監揭稱。先帝時。凡遇傳造。

緊急細巧。御覽器物。雇覓工匠攢造。及四時買辦進供。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爲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供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此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爲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於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二處爲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許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放馬疋。本監題准採打蘆葦。苦蓋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須以爲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等廠。哇租者。案查先朝將

本監在內年老內宦。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各於本廠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爲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爲園圃。本監量取地租。輸之公堂。以備脩飾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西瓦廠掌廠官呈稱。本廠低窪。街衢高岐。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脩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脩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圓鰲山。添雇工匠役。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脩理宮後花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菓品。併脩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

雲龍櫺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於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西瓦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十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分三小廠。每歲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如在外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獐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

鑪鑪廠。臺基廠。淨車廠。稻田廠。揪棍廠。通廟宅。隆福寺。瑠璃窰。墨窰。北果園。柳花園。洗馬房。河西花園。外油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水窖。廣通寺。張鉞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寺。蘆溝橋。狼岱地。亦有租銀。本監該管房地。廣濶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監察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着將該庫監廠積貯合于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益收。如有數目不

明隱匿叅差等項從重叅治。及今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漏叅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庫閔領工部辦納。具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覓工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元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金。在正派之中。尚可節省。則其無待於前項房廠稅租。以爲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西瓦廠店房。係內府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雖

有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爲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爲已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其欺冒之罪。動輒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於己。而以過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公費也。亦宜報入于官。明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東儒史九思錢陽顧檜楊俊馮惠賀錫郝銳周聚范傑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國。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查出參奏。及照摺搃一廠。該監皆藉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爲申奏。已經該部覆奏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爲害特甚。誠蠹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於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爲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

監開稱成造圓鰲山。脩理宮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豎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向者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將謂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爲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之七八矣。如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卽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况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官闈法。裨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冒。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爲賣官鬻爵之

取什典貝 卷二十八
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冀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措處之難。嚴羣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天下幸甚。等因。奉聖旨。詹仰庇奏內。乃敢再照人君之禮。這厮悖逆。屢次狂妄。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爲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官大使都革了。只照舊行。

始議夫賣妻律

時有夫賣妻者。訟之刑部。問擬賣休買休。斷將其妻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大理寺少卿王誨評稱。賣休買休之律。只爲通姦者設。若非因姦。合從其賣。應與買者。照舊完聚。刑部仍執夫賣妻者。一向皆用賣休買休之律。問擬如初。王誨遂動氣上疏。奏參刑部。命下。刑部會同都察院定議。左都御史王廷謂。民間男子。既可賣人爲義男。其妻豈有不可賣者。遂議凡民因貧。或有疾病不能相養。俱聽賣妻。疏入。內閣李春芳票旨。允行。仍增入律例。論者謂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天地可改易乎。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又曰。從一而終。太祖皇帝大明律令。惟妻背夫在逃。從夫嫁賣。其餘諸有所犯罪。

應問罪者。與離異者。應七出者。與三不去者。各有定律。原無貧病。聽其賣妻之法也。審如廷之會議。春芳之票旨。則三綱五倫。各廢其一。尚書毛愷。明刑弼教者也。依違賣妻之議。是以刑敗教矣。豈非古今一大異哉。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曜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宮內藏之物。以伴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中貴大喜。曜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詘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宮不收。令齎本吏

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毆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閑住去。

己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時御史邵永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敷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旣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名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謹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瑤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以固寵人主以之而喪邦。四曰發綸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祖宗於會極門設寶座遇有章奏面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旨多舛盪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輔臣或內批未協者聽輔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

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臣下建議當有優容無遽加以謫罰。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誹謗。嘉靖末趙文華以殺李默胡膏以殺楊允繩杜泰以殺馬從謙其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叅預機務兼掌吏部事。○刑部尚書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拱以廷論張齊逮問愷擬張齊謫戍為阿附徐階也日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遼代中

原之脊也。而鼙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也。而洪波蕩析，四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奸宄剽殺而師勞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膽之日也。夫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陞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名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

譏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詬屢懲，趙普奚從補牘。內批突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失於振揚，厲階啓乎闔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迨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勢協，鸞積黨成。會使台朝，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萬議洵洵，皆謂羣小肆侮。明良踈間，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所淆。弘睿哲以任君子，勿為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瘡痍以昭陽細物之勤。和庶政以蠻夷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

經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疏入。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懷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削籍爲民。

二月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四月詔諭禮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飢。

時江以南霖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揚亦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贖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贖贖二萬五千餘兩兼積貯勸借買穀十五

萬石截漕三萬以賑之。

大學士殷士儋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奏言懇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群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圖。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筭。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名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宣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宮府織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名輔。臣面賜商諮。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奏。

太和香稅。卽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爲哉。報聞。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奏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叢集。坐靡公帑。一費也。宋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坐食常餼。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則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擺守。而虛彼實此。徒費齎送。山東義勇。諸省民壯。原

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錢之法。以通融於五穀之外。重積貯之令。以盈虛於豐歉之間。庶其恒足乎。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玉牒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人。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旣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姓日蕃。後必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

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於祖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跼躄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膝熟議。破拘攣之格。而盡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罷。

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變為時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事完則繳勅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疏入。令會議。冀乃上疏言。貞吉深

監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為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楊鎔論冀鎔為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嗾之。乃各上疏辨。上不悅。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

三月諭加造段疋尋罷之

時尚衣監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十萬。部科執奏宜令

所司亟進原造之數。卽宮用不乏。民困亦蘇。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之一。餘悉准歲造之數。不必加。復以郭乾爲兵部尚書。掌吏部事。

時大學士高拱。因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旣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憑奏報。別無證據。宜於數處之人。各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旣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僞。皆所熟知。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爲令。

夏四月京師地震

京師因有地震之變。詔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等于獄。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熟審屆期。請釋繫獄。鄭履淳。李芳等三十五人。時庾死者已六人。而餒瘠者居半。詔釋爲民。芳等四人充南京淨軍。餘繫如故。

御史邵陞議選將才

上疏言。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略。并遴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相與淬勵之。歲終巡視科道官。察其有異等者。送部籍記。以需將才之選。上從其議。五月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已。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吾德籍。

時已與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奏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科擾紛紛。請行停止。上不允。乃復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蠲除加派。海內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紛。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畿省饑荒。求濟不已。司計之臣。計苦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上大怒。謂已沾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爲民。

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拱上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

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比內地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斥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款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乎修職者多。邊方有賴矣。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守禮言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鎮。鞏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朶顏三衛爲我藩籬。而夷情漸異。嚮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卽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

訓息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爲也。章下所司。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先是以勤疏陳六事。上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夙以藩邸舊臣恩意至重不忍苟去。願披忠獻議以補袞闕。敢條爲六事。一曰慎陞擢。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贓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疏入。上嘉納之。因四疏乞致仕。上溫旨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懇不得已許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復賜勅獎。令其子編修陳于陞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巳于獄爲民刑科給事中舒化

等。請釋李巳。及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重輕行罰。旨令釋巳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巳。及巳獨釋。衆始翕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揮李承芳疑有奸。使收訊之。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乃先奏死者以生人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逼拷。誣執非辜。上遂釋校而罪承芳。給事中舒化請下法司不聽。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宜剖棺戮屍。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陸佐。籍其家。旨令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爲民。家產贓物如數。

籍入。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黃河決

虜酋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治玉及叅將郎
得功死之。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
而坡反爲河。時漕政太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關。十
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
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大學士高拱請別論方士王金等罪。

拱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
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尚書葛守禮。
乃會多官鞫于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

趙奮因上言。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
爲。先帝之地。今則一主于出。而曾不恤後世之譏。

陛下何賴哉。宜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
首。必以陶仲文爲首。今已死矣。疏入。報聞。

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俺答
執我叛人來獻。增賜崇古爵秩。諸臣遷賞有差。

把漢那吉。酋婦所鍾愛也。以郅于俺酋挾其妻闌入邊。
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
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
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
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

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議甚壯。而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脣。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諸酋亦貪漢財物。願市。俺答於是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邢吉上命奏告郊廟。獻俘正法。以虜款功。加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戶。

詔考察科道官

先是高拱初相。卽與徐階不合。大理寺丞海瑞劾其用齊康爲鷹犬。而稱階休休有容。給事中魏時亮王治歐陽一敬鄭大經周世選等。御史陳瓚周希旦張檟等交章劾拱。拱不自安。遂引去。旣希旦又劾其腹心邢少卿。及再相。特察科道。將時亮一敬大經世選希旦檟革職。瓚與周弘祖等降調。有差。及張居正罷相。起用言官。於是余懋學等奏考察自有祖制。嚮拱特察非制也。而希旦等曾彈劾拱。顯是報復。上命俱還原官。

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

貞吉于會察日。與拱去留異議不合。吏科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仕。中外愕然。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爲大學士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
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爲禮部尚書張守直爲
戶部尚書劉自強爲刑部尚書

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給事中宣東光請肅朝儀時未奉 旨而舉朝調笑以
爲迂東光憤懣遂發狂疾

二月百官謁見 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先是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宜以朔望
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
閑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至是文武群臣及天下

朝覲官謁見於文華左門

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隨外補僉事

文輝疏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
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嫌隙遂起觀望者潛
察低昂窺所向而攻所忌勢無常勝情亦隨更叛服態
變于終朝賢佞評更于月旦或鄉黨故舊意氣激成致
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拾其已往揣其將來陰私之
影響言詞之疑似形諸章奏彼此相詬人已兩失總之
在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旨之人果可終信而不
吾叛乎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况
宰相不以揀時爲賢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在去讒

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申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時高拱執政。小人昔附徐階者。皆反面獻諛。下石於階。故文輝特言之。奏入。不十日。外補僉事以去。言雖不用。識者韙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爲考試官。取鄧以讚等四百人。○廢太監陳洪弟都爲錦衣千戶。掌鎮撫司事。科臣劾之不聽。○議開膠萊河。

初嘉靖中山東副使王獻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間開河渠一道。由淮安清河清江浦。歷新開海倉口。以遶天津。道里甚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

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禎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乃上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旣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道流而泥沙一擁。遂成澱淤。旣淤。則必衝踈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因議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礪。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成。奚容更議。旣而禎

勘視還亦以為不便事遂寢。

詔議北虜封貢

上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之意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即行之先是諸司條陳與王崇古議互有異同上以為未當令部臣更議至是兵部尚書郭乾請如崇古議

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戟氣俱蒼白色○詔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封虜酋俺荅為順義王

時俺荅款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酋為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荅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

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荅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筭老酋死其子故誣為中國所鳩索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近塞為患將帥竭力啖之匿不以聞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五月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五上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圓丘廣利門鳴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陝西織造羊絨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匹計價七十五萬兩巡按御史乞寢之不聽。

詔令學倉驛遞官得選本省。

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俺荅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等賞賚有差。

宣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大

子太保及總副叅遊金幣有差俺荅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遺京貴近邊卒餒瘠無復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

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上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寢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鷗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泃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任以譚綸為兵部尚書○給事中
宋良佐議復遮洋總

良佐上言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
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科臣胡應嘉
欲市息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
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
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充北糧者令由
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充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
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陣連屯彼此
相望卽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世預防之策也部
議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曹司詳議以聞

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潘季
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季馴疏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
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按問刑條例有故
決盜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
隸徐邳一帶罪止于徒請自今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
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
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議下刑部尚書劉自
強覆請從之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儋致仕。○庚午天鼓鳴。○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

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竊窺聖容，微減於前。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之時。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母令溺志，遊觀有度。母令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疏上報聞。

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上諭禮部言：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且儀以聞。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

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以王之誥為刑部尚書。

○叙遼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保，高拱加柱國。

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俱廕子世襲錦衣千

戶。殷士儋加少保。及在籍，輔臣趙貞吉俱廕子中書舍人。

○命錄顏氏裔孫嗣慎襲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群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掌兵

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蘓杭。

命遣內臣督織造，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蘓杭兵荒久

困不可再擾。卽遣內臣必擇忠謹安靜者以往。上可之。命擇要者以進。且務安靜。毋擾民。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廩上言。冊典屢行。宮掖太盛。神氣太勞。以致聖躬不安。乞節欲以延壽命。不報。

癸酉。赤風揚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先是以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僕夫冒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掠其財。于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懷忿恨。及懷寧尉巡城。撲其怠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盍大逞。或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帥江卒百十人。歃血盟于旗纛祠。與守備楊遇春共縛尉。及郡卒。攻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而誅其渠魁。亂乃平。佳胤因請設兵備于池州府。上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理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隸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罔聞。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馬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鈐束之者。乞於池州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遙制者。為便報可。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宗沐聞給事中宋良佐議。乃力主海運之說。于是遷摠

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因上疏言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疏通無滯。今茲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警。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穴。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又且標記島嶼。以維其。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

舉時宜而言者。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其必無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採擇。因條陳海運七事。部議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詔謫尚寶司丞劉奮庸外補

時奮庸條上五事。言皇上卽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沴未息。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朝政若飭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而宿蠹如昔。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藩邸舊臣。胡忍緘默。謹條為五事。以聞。一曰。保安聖躬。言乞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衆欲之攻。則聖德日清。

而聖壽益永。二曰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臣下歛手。莫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于公論乎。卽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敢圖身便。朝廷名器。本礪世之具。而敢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爲此。乞大奮乾綱。獨觀萬化。則上下莫測其機。而政柄不至偏重。三曰慎。乃儉德。言歲費有經。入不副出。今內府取銀已數十萬。求珍寶。作鰲山。鏤金雕玉。國計日虛。所宜痛戒。四曰留心章奏。言諸臣章奏。或關君德。或言朝政。或評人品。或酌時事。皆以効忠。匪有求挾。乞當理者必庸。狂直者姑恕。以來忠益。五曰起用忠直。言卽位以來。或以勤政。

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非承望風旨。而擊以洩憤。非迎合權要。而薦拔以樹恩。皆本于忠直。乃遭斥逐。乞嘉其批鱗。速用以盡其才。疏上。外補謫知興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時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聖體違和。大小群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宮出閣講讀。當日侍左右。乃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卽以復仇爲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數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副使曹金以子女親。

昭代典目 卷二十八
家起擢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以親愛門生超擢爲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朝廷耳目拱乃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多拱心腹凡拱罪惡隱諱不言知有拱而不知有陛下不忠六也昔嚴嵩止總閣事今拱兼掌吏部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權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案金六百而叅政河南受侍郎張四維金八百而取侍東宮贓跡太露不忠八也沈鍊劾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乃受楷千金強辨脫楷不忠九也給事中吳時來昔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

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忠十也請如先帝處嵩故事特賜罷黜上責大婪妄言命外調拱乞罷上慰留之時已不聽拱去而尚書楊博等連章乞留識者以爲諂云

夏四月浙江黑青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水電隨之屋瓦皆震林中鳥雀擊死無筭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叅贊機務○詔復胡宗憲原官賜卹典

時給事中劉伯燮上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

事過勇而謀或踈。宗憲依憑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旣蒙贈廕，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為邊臣之勸。宜加少恤錄，乃詔復宗憲官，仍賜諭祭。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

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為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因條上三議。一議夫役，言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二議舖舍，言三里建一甫，一甫十室。

三楹，四舖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三議定期，言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午隄。願携妻子居住者聽，疏入，得旨允行。

龍目并化為酒。○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巳酉，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蓋自孝廟顧託

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謹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履正志和曰莊。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儂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葬昭陵。孝懿莊皇后祔葬。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疑。中人皆思攘臂以美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耻居二高之下。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大璫馮保。結為死生交。以圖高。而高乃慷慨直諫。以

天下為己任。懇宮府遼絕。詭秘莫測。昌言于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內降命教。府部章奏。皆公聽並觀。博諮詳覈。遇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而折衷于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中人側目矣。而拱策馮保。內握機務。交關兩宮。專恣不可卒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清宮禁。居正陰泄于保。令善為計。保遂矯中旨。以去拱。六月一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同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威福。輒敢自尊。不復知

有主上尚測其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高拱令以
中極殿大學士。卽日出京回籍。其諸大臣受國厚
恩務竭忠報主。不得附阿權臣。蔑視幼君。自今各宜洗
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緹騎兵番踉蹌追逐。一夕過行。
橐篋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未聞狼籍至此者。

高儀遺言曰。天運一周。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
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泄其謀。于是劉謝去。而李獨
留。今高拱與儀及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貳于保。于是
二高去。而張擅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
湖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支大綸曰。高拱當鼎革之時。居保衡之位。開誠布公。周
防曲慮。不阿私黨。不顧私家。卽古之社稷臣。何以加焉。
不幸比之匪人。反面旋噬。狼狽出走。資斧盡喪。亦足悲
矣。而張居正以擅政夷宗。視高禍什倍。其慘拱死。而人
為啣冤。居正死。而人思剗刃。則忠邪之辨。何嘗不明。而
禍福之幾。亦安有爽忒哉。然拱天姿剛愎。持論多偏。足
已而不稽于衆。任氣而不折于理。枹朴忠而專政。恃偏
才以蓋人。易所謂亢龍有悔。殆謂是乎。
謹按史臣曰。先時法令嚴具。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
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至
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并及卽位。間以問
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

日仁具
卷二十一
驢以充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候上旨為豐約上嘗裁取最約者歲省光祿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言事之官雖震怒然責讓後嘗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穹廬大之長
王宵峒憑林之孽俛頸就縛卽史稱鳴鐘清渭懸首於關未足以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貳之教為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享國未久規模弘遠矣

昭代典則卷二十八終



